



米歇尔·曼德尔伯姆 著  
斯特罗伯·塔尔伯特

#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 ——美苏关系突破的良机

[美] 米歇尔·曼德尔伯姆 著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  
韩 华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年·北京

Reagan and Gorbachev  
by Michael Mandelbaum  
and Strobe Talbott

---

根据Vintage Books, 纽约1987年版译出

##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美苏关系突破的良机

米歇尔·曼德尔伯姆 著

(美)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 著

韩 华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蓟县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5.25 印张 96 千字

1988年 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49-129-3/D·8 定价 1.50 元

## 译者的话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一书是由美国对外政策重要思想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于1987年主持出版的。作者之一M·曼德尔伯姆是该委员会东西方关系设计室主任；另一位作者是美国《时代》周刊华盛顿分社主任。

本书是一本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为中心来评述美苏关系的专著。作者回顾了美苏关系的历史，特别对里根上台以后美苏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美苏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作了颇有趣味的叙述和深入的分析。作者对近年来美苏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事件，诸如里根主义、战略防御计划、苏联的改革及美苏军备控制等一系列问题的评述，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该书所涉及的事件多为近几年内所发生的，因此，它有助于我们了解美苏关系的现状，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这种关系的特点与实质。

然而，美苏关系并不尽如书中所判断的那样，其中不少观点译者不敢苟同。但为如实反映原作的

意思，只对个别无关宏旨之处略有取舍。

本书行文通俗流畅，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谬误粗疏之处就请读者指正吧。另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陆怀东、王小平及郭宏峻同志的指教，在此谨表谢意。

译 者

1988年1月18日于北京西郊

## 目 录

- |   |                   |       |         |
|---|-------------------|-------|---------|
| 1 | 两颗巨星              | ..... | ( 1 )   |
| 2 | 里根的保守主义           | ..... | ( 21 )  |
| 3 | 戈尔巴乔夫的日程表         | ..... | ( 54 )  |
| 4 | 重操旧业——来自<br>机器的上帝 | ..... | ( 85 )  |
| 5 | 雷克雅未克及其他          | ..... | ( 135 ) |

# 1 两颗巨星

1986年10月，雷克雅未克。

美国第40届总统。苏联第八位领袖。

罗纳德·里根、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坐在了一起。一个拥有庞大阵容的记者团紧紧地跟随在这两个人的身边，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地注视着这里。

这两个人的双手控制着足以毁灭地球上所有城镇、村庄和农场的核子武器。

这两个人的双手掌握着这个星球上50亿生灵的身家性命。

这两个人的双手是神的双手。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再度坐到了一起的这两位巨人，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他们对世界的评价相去甚远。然而，这时他们是一致的，两个人都在向自己的同胞显示着自己的坚实地位。

里根试图向合众国公众显示：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对苏联持强硬态度，但他仍然可以同它的领袖坐在一起谈判；戈尔巴乔夫则希望让自己的新班底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经验丰富的“电视表演艺术家”的面前，苏联新一代的领导人是如何地落落大方、应付裕如。

两个人都在向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们表明，他们都是各自核武库的谨慎而严肃的守护神。

他们同时在设计着自己民族的宏伟蓝图，也同时在构思着阻遏对手的庞大计划。

无论在日内瓦、还是在雷克雅未克，里根都没有放弃编织他的防御体系的梦想，并竭力使戈尔巴乔夫相信它对双方都有好处。肩负着重振国家重任的戈尔巴乔夫立志要使停滞了10年之久的国家再一次充满生机，坚信必须同美国争取宝贵的喘息之机；他绝不能容忍苏联的利益受到挑战，绝不能允许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捷足先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他才有兴趣同那个超级大国保持彬彬有礼的往来——假如不是关系密切的话。

1985年11月的日内瓦会谈，无疑是一种私人接触。两位领袖投入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相互之间的了解，他们只带着翻译的密谈占用了全部8个小时会谈中的5个小时。

甚至两位第一夫人之间也展开了谈判。

美国总统对这种外交方式求之不得，他推崇私人外交。逗留在日内瓦湖边别墅的那些日子，最能

反映出里根对国际政治的偏爱。

壁炉旁，两人在侃侃而谈。此时的总统可能正在想象着下一次会晤的情景。

“我甚至幻想把苏联的头头们拽上一架直升机去空中任意飞翔，他们愿意往哪飞都行，只要不怀疑是事先的安排。我可以指着下面对他们说：‘瞧那些房子，那拖车和车上拉着的游艇！那就是美国的工人，是的，他住在那些房子里，那游艇是他自己的，他开着汽车上班。可是苏联人拿什么来相比呢？’”

总统大概是在暗示，苏联领导人看到这些，也许会改变对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看法，从而有可能修正他们的政策。总统相信，如果戈尔巴乔夫愿意的话，那么他们是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改变历史进程的。他对总书记说：“我们俩可以为未来带来和平”。

戈尔巴乔夫对此作何想法人们还无从知晓，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笃信历史的变迁是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的，而人仅仅是许多客观因素之一。

里根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视为强有力的精神领袖的掌中之物，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以为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看来双方的见解都对。这两个世界强国间的关系的确取决于双方领导人观念的相互作用，同时也是由经济、技术和历史的潮流所决定的。

## 伟大性格的作用

“我们俩都来自小城镇。”

里根在日内瓦第一次与戈尔巴乔夫私下会谈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与里根推崇私人外交的方式相吻合，目的是想为以后的政治讨论创造一种气氛。

总统试图寻求共同点的努力似乎不着边际，两人如此相异，绝非寥寥几个共同点所能掩饰。里根是最年长的在位总统，而54岁的戈尔巴乔夫则是罕见的年轻总书记。从政前，里根在最引人注目的电影行业中有一段不坏的演员生涯，而戈尔巴乔夫则在苏联南部的一个中等州里，作为党的干部默默无闻、艰苦奋斗。

然而，两位领导人确实也有一致之处，正是这些共同之处使他们坐到了一起。无论是里根执政的5年或是戈尔巴乔夫任期的9个月，他们都显示出了各自的权威。

两人恰巧又具有演说的天才。罗纳德·里根是运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大师，他在电视上和电台上的表演潇洒自如，口若悬河，确实令人折服；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流畅和雄辩的演说也令人惊诧不已。由于克里姆林宫对公开场合的行为有严厉的规定，因此，直到上台前，人们极少听到他的公开

演讲。他的口才可能与他学过法律有关，对于苏联领袖来说，一位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的总书记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一位有好莱坞背景的美国总统一样。戈尔巴乔夫一旦冲破樊篱，便有如鹤立鸡群，使以前几位苏联领导人的口才显得黯然失色，甚至有人说他是自托洛茨基以来苏联最伟大的演说家。

两个人又都善于扮演公共角色，能妥善处理繁文缛节，这对西方领导人是司空见惯的，因为他们必须在公众的监视下从政，而一位苏联官员能这样做可谓罕见。戈尔巴乔夫善于激发公众的热情，鼓起他们的干劲，虽然这一点仍不能同美国的政客相提并论，可是却与20年来的前任们大相径庭。

从两个人的政治生涯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相似之处。

与前任的比较使他们获益匪浅。里根的4位前任都被迫离职，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成功的总统，他们的失败使人们不禁要问，现代总统职位本身是否已不可驾驭。里根的成就足以消除这个疑问。至于戈尔巴乔夫，他的3位前任总书记都以死亡这种唯一的惯例而离任。长期以来，总书记的职位已徒具虚名。早在死前，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就已停止公开露面，就是在紧闭的克里姆林宫大门内，这3位也早就不能有效地工作了。

无论是里根还是戈尔巴乔夫，两人都充分运用政治手腕加强各自的权力。虽然两人的立场不同，但美国总统职位与苏联总书记的职位都有机构上的

相同特征。职位本身不表示绝对的权威，在位者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手腕，取决于如何在各种利益的势力中间玩弄平衡，取决于如何牵制对手和政敌。里根在第一任内已成为20年来最强有力的总统，而戈尔巴乔夫也在积蓄自己的权力，但还不能与里根等量齐观。

两人都不是没有麻烦，双方都面临政治上的困境。里根已经日益感到联邦财政的压力，要求削减财政赤字的呼声正损害着他用来对抗苏联的军事计划。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尽管他以惊人的速度登上总书记的宝座，但他还没有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样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各级关键岗位上。

然而，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苏关系的政策上，两人享有极大的权力。里根可以和苏联达成协议，不怕被人指责为过于天真。戈尔巴乔夫已把自己的监督外交的亲信安排就绪，并且，苏联上层觉得，与西方的竞争应暂时告一段落，这样更符合苏联的利益，当然是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赢得喘息之机。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自己的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刻登台。

1980年里根击败卡特之初，美国被6年来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得晕头转向，被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弄得焦头烂额；在国外，伊朗国王倒台，由狂热的反美政权取而代之，驻德黑兰使馆的工作人员令人屈辱地被扣押了一年有余。苏联染指非洲，

出兵阿富汗；五年后戈尔巴乔夫上台，这次轮到苏联病魔缠身：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秩序混乱，东欧骚动不安，苏联在第三世界陷入困境。

如果不是由于国家面临的困难，很难说两人会掌权。1980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里根当总统年纪太大，观点太极端。而戈尔巴乔夫几乎肯定会遭到那一小撮老头子们的反对，这个有权选择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集团会认为他太稚嫩、太缺乏经验。

尤里·安德罗波夫死后，他们为保险起见，没选戈尔巴乔夫，而选择了虚弱不堪老态龙钟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契尔年科一死，老卫兵们再也吃不消另一位老朽的继承人了。高级领导人的健康之差已落为笑柄，成为苏联本身状况的象征。

戈尔巴乔夫很快当选为总书记，并以惊人的速度强化了自己的地位。部分原因是苏联统治集团明显感受到国际上的挑战，因此，他们急于处理好国内的事务。在小范围的政治局会议上，安德烈·葛罗米柯说：“国外一些人早就希望看到苏联领导的分裂，……（但是）政治局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一次，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绝不让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得意忘形”。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就职时发表了公开的强有力的治国演说。这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惯例。新任总统、特别是从反对党那里继承职位，都必须指明国家面临的困难。里根1981年就是这样做的。但一位苏联领袖却很少这么做，然而戈尔巴乔夫确实这

么做了。对苏联的现实，他警告说：“我们国家的命运、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我们从现在起的努力。”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处方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对国内问题，两人都恪守各自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则，他们都认为，振兴国家的唯一道路是回到传统的原则和实践上。

罗纳德·里根是市场经济和私人企业的积极倡导人，他获得经济成功的方法很简单：叫政府靠边站，限制行政干预，降低税率，尽力发挥神奇的市场效应，调动企业家的干劲与聪明才智。里根是自加尔文·柯立芝总统以来白宫中最无畏的资本主义的卫道士。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是正统的列宁主义者，极力主张党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反对权力多中心和自发的公开行为；在经济上他是斯大林主义者，主张国家所有制，对所有的农场、工厂和服务业实行中央计划管理。里根欲减少国家的干预，而戈尔巴乔夫则要强化国家的控制。他振兴国家的办法是加强纪律、改善领导和提高技术，据说也鼓励经济上的主动性。在莫斯科，官方放宽了自由讨论的范围，但戈尔巴乔夫也严惩了诸如酗酒、旷工和腐化的人。显然，给予更多的政治自由不在他的议事日程上，他虽然批评他的前任的某些政策，经常提到改革，但他思想中的改革不会是苏联经济和政治制度根本性质的变化。

对他们面临的国际问题，两人也选择了类似的解决途径。两人在他们政治生涯的早期从不曾在外交界抛头露面，两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各自的国家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袖，谁也不想从现有的立场退却，说得婉转些，谁都无意赞同对方的设想和抱负。

然而，这两个人的性格特点迥然不同。

里根的爱国主义是好冲动的、不切实际的。他爱援引清教徒约翰·温思罗普的比喻，把美国视为“山巅之城市”，是世界的光辉榜样。然而里根又认为，美国不应仅是一个被动的样板，她应信心十足地与其他国家一道，把自由的神灵布向四方。

与里根相反，戈尔巴乔夫的风格轻快，有劝诱力。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位实干家。然而，一如里根，戈尔巴乔夫也对苏联和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怀有雄伟的抱负。

虽然两人都是有权势的领袖，但是仍不能为所欲为。他们俩都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受着制度的约束。

虽然在偏僻小镇的平淡岁月里，他们只是稚童，然而到了1985年的晚秋，罗纳德·里根与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在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却存有巨大的分歧。150年前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说：“盎格鲁——美国人依靠个人利益来实现他的目的，依靠公民的常识在给予自由范围内任有所为；俄国人把社会的全部权力集中到一点。前者的主要方法是

自由，而后的手段是臣服。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不同，然而似乎是冥冥之意，他们将支配地球的各一半。”托克维尔经常被援引的预言果真变为现实。

两种社会两种政治制度的巨大分歧，并由此导致的对立意识使两国不共戴天，然而核武器却又使它们不得不共处。这种困境被两位领袖的强硬态度所深化，一方之所为必遭他方之反对。5年来里根竭力想造成某种苏联人断然不能接受的关系，所以，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恢复充满生机活力的苏联——是对里根的诅咒。

1985年11月两人在日内瓦和11个月后在雷克雅未克的会晤，标志着他们相互承认：在美苏关系上，以礼相待和高层次的交流是必要的。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双方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两国政府在过去4年中互相攻讦，姑且不论能否达成妥协，就是正常的外交往来也似乎成了问题。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缓和了他们的争吵，创造了一个能采取主动行动的气氛。

承认有必要为美苏关系打下一个新的基础是一回事，而建成这个基础又是一回事。如果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不能为所欲为，那么，他们也不是完全捆住了手脚，他们在国内的有利地位意味着他们如果愿意，他们就可以使自己的国家运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一套行动路线来达成某些具体的协议。两人携手可以塑造美苏关系的未来，在这方面，历史上不乏先例。

## 历史的包袱

机会和条件也曾使其他的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在历史的舞台上会面。他们的政策标明了两国关系的特定阶段，这些政策又反过来给历史的进程和个人的远见以及创新精神以巨大的推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背负着历史的遗产来到日内瓦，这些遗产就是那些地缘政治的对手们遗留下来的 成功与失败。

伍德罗·威尔逊与弗拉基米尔·列宁是那些对手们中的第一对。他们两人从未见过面，可是却成为后来被喻为“世界的心脏和大脑”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闻名全球——列宁把战争变为国内革命，威尔逊使美国参战，这些都发生在1917年的重要时刻。两人都预言，要在被战争破坏的废墟上建立欧洲和世界的新秩序，然而他们的想法却全然相左。威尔逊预言，世界将由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取代欧洲那些古老的、统治多民族达几世纪之久的皇室王朝。威尔逊概念中的新世界的所有自由的国家都将置于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管理之下，由它来解决争端，维持和平。列宁则鼓吹共产主义革命，让工人掌权。他们将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个统治在世界上压迫劳动人民，它的不可遏止的经济扩张最终导致战争。两种观念的抉择在他